

名师素描

叫您一声“番的”

张子瑜

郑应雄老师是母校养正中学一位个性鲜明的老师。他是我初中与高中的语文老师。

那时他40岁左右。记得,夏天他经常是一身轻装,衬衣短裤凉鞋。他中等身材,皮肤黝黑,头发眉毛浓密,眼眶微微下凹,面容略显干瘦。我们都喜欢这个外貌有点“番仔”样的老师。后来同学们都知道他是印尼归侨,20世纪50年代初归国回到故乡安海后,入读信德小学和养正中学,后考入福建师范学院(今福建师范大学)中文系。

郑老师自幼在南洋的椰风蕉雨中长大,性格率真可爱。他上课经常是妙语连珠,课间10分钟往往被同学们团团包围着聊天开玩笑。

郑老师当时家住后厝祠堂后,他热情好客,星期天同学们经常三五成群去他家听讲故事。有一次,班级聚餐也是在他家举办的,同学们挑水劈柴剥肉,而郑老师则掌勺当大厨,班级大家庭其乐亦融融。那时,学校的课外活动非常频繁,尤其是学农活动。当时养中学生的学农基地是安海桐林村,农忙季节我们经常到那里去,郑老师也就成了田间地头的孩子王,同学们都喜欢和他玩闹,师生之道亦愈加深厚了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初到母校养中任教时,恰好和郑老师同在一个备课组,我们师生成了同事。当时学校办公场所有限,每逢期中考试和期末考,无法集中流水评卷,各人把装订好的考卷分别带回家里,分头批改各自的部分,待批改好再到彼此家里交换考卷。备课组几位老师的住处相距甚远,流水作业又必须频繁交换考卷,作为老大的郑老师从不倚老卖老。他总是摆架子、不辞辛苦,串门换卷最为勤快。屡屡的互动,加深了同事之间的情谊。郑老师当时是晋江中学语文教学界的名师,教学教研工作和社会事务十分繁忙,一有闲余时间,他就和我们几个晚辈泡茶煮酒,“讲天琼皇帝”,俨然是忘年之交,真正的亦师亦友。

郑老师人缘好,所到之处总能给人带来欢愉,学校很多同事都亲切地称呼他“番的”。“番”,除了有“异邦”“番邦”之意,闽南语尚有“不懂事”的意思。称呼郑老师“番的”,不仅符合他归侨“番客”的身份,更是对他“不谙世事”的褒扬——他秉性率真、耿直、无心机,他为人质朴、厚道、有爱心。他举手投足间,全然没有刻意为之的矜持,而是自然流露的坦诚与善意。

郑老师也舞文弄墨,乐于笔耕。我在《烛光20年》(养中退教协成立20周年纪念特刊)一书上,读到郑老师不少诗文,涵盖律诗、绝句、词、曲、赋、联、游记、杂文等。阅读郑老师的佳作,如见其人,如闻其声,眼前仿佛出现一位豁达而亲切的长者。如《闲居二首(其二)》中的“醒来北窗凉,拾句记梦乡;溪冷山村月,松间野菊香”,意境清新,表现其居都市而向往村野的闲情逸致。

郑老师很注重亲情与友情,他的《从赴印尼会亲说起》一文,表达了与印尼弟弟、妹妹分别半世纪后重逢的感动与喜悦;而他为亡故退休同事所作的挽诗挽联,则可以看出他与老同事深厚的情谊。

郑老师的诗文质兼美,他有着良好的文学功底,可惜他的作品零散没有结集,无法让更多的学生、同仁欣赏到,实在遗憾。

而他率真的天性太出彩了,反而被更多人所津津乐道。出于习惯,更出于尊重,我一向都称呼他“郑先”,有时真想来个没大没小,也叫他一声“番的”。

“番的”,我的良师益友,祝您永远安康幸福!

教育故事

让每一朵花都绽放

蔡安阳

有一天大课间,我正在办公室备课,突然,班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办公室。“报告老师,姜晓峰又‘发病’了,在课桌上狼命地捶,我小心翼翼地把她带到办公室,帮他洗了手,取出创可贴,贴在他受伤的右手拇指上,又给他倒了一杯水,让他先安静下来,才问他发生了什么情况。他头低着,下巴紧贴胸前,什么也不说。看他不愿意说,我又安抚了他一下,正好下一节是我的课,我们一起回到教室。

那一节课,我一直不抬头看黑板,头低得很低很低,脸几乎是贴在书本上。“请同学们看黑板上的板书。”我命令式的口气要求道,但姜晓峰还是头低着,几乎把头埋进衣领里了。下课时索性把头伏在桌子上,并将衣服上的帽子拉到头上,就像一只头缩进壳里的蜗牛,躲进自己的壳里。

这样一连持续有半个月时间,我感觉这个中途转来的孩子性格有点特别,看来不能对他采取强硬措施,得慢慢打开他的心结,让他主动敞开心扉。我私下里把坐在他周围的几个孩子找到办公室,问了一些关于姜晓峰的情况。我让这些孩子在课余时间,有意识地去找他聊天,和他玩乐。几个孩子不约而同地摇头,说姜晓峰的性格很孤僻,不和同学们一起玩,上学放学路上都是“独行侠”。开始,同学们还找他玩,发现他“拒人于千里之外”,慢慢地,大家也不搭理他了。

我继续鼓励同学们不要冷落他,继续找他玩,至于他拒绝那是他的事,说不定哪一天他想找你们玩了,你们又冷落了他,他就会又不开心了,孩子们也同意了我的观点。晚上,我拨通姜晓峰妈妈的电话,告知她孩子在学校的情况。经过了解,原来,姜晓峰父母离异,双方又都重新组建了家庭,且又都有了孩子,双方就都冷落姜晓峰了。问题症结找到之后,我一方面告诉姜晓峰的父母多关心孩子,同时,学校方面也对姜晓峰关爱。爱又重新回到他的身上,姜晓峰的头逐渐抬了起来,成绩也渐渐上升,小学毕业时,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升入初中。

又一朵小花,经过我的精心呵护美丽勇敢地绽放了,这是作为一名教师最大的幸福。

遥想当年,我也曾是一棵自卑的小草,在这座百花园中沐浴着师恩,被孩子们所欣赏,美丽勇敢地绽放了,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

遥想人生路,有坎坷,有鲜花,有太阳,而走在这条路上的我,一直展现出鲜花一般的蓬勃活力,绽放自己的光彩。20年来,我立足小教岗位,关心每一名孩子,育好每一株幼苗,呵护每一个心灵,每一朵花灿烂盛开。



老师,您辛苦了!(剪纸) 杨民兴

致敬老师

师恩如歌

李光明



九月,我们以诗为礼 献给最敬爱的教师 愿您的人生,永恒幸福 一生如诗如画,如歌如梦 知识的蔚蓝海洋里 你是指引航向的灯塔 我们成长的花园里 你是默默奉献的园丁 你是知识的传递者 更是灵魂的塑造者 你用无尽的耐心,用汗水浇灌一粒粒,理想的种子 你的身影,走遍校园的每个角落 你的声音,在我们心中回响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向你致敬,我的恩师

家校互动



余金荣

难忘家访路

晚和女孩子们挤在床上,一起唱歌聊天,听她们说梦想如数山巅星辰。黑暗里漾开的窃语,比白日课堂来得更真切。想来教育最妙的刹那,未必近在咫尺讲台。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,有个丫头悄悄说:“老师,我以后也想当老师。”声音轻得像羽毛轻轻地挠了一下我的心,贴帖得很。

2003届初三那年,有个姑娘腼腆地来借办公室钥匙读书,家长不让她在家里读书,说浪费电。后来访至她家,见斑驳土墙上奖状如金箔闪烁,便指着对家长笑言:“这般聪慧姑娘,将来教出几十个大学

怀念恩师



倪怡方

温文儒雅陈观师

那时的教室很简陋,夏天没空调,连电扇也没有。陈老师讲得满头是汗,就掏出自带的纸折扇扇几下接着再讲,也没有什么电教设备,全凭一张嘴、一支粉笔。一节课下来,他的袖口、衣襟上都落满了粉笔灰。下课了他会自己拍打两下,笑容满面地走到我们中间聊天,让人感到温暖。

我曾和几位喜欢古典文学的同学,在周日前往陈老师家中拜访。他家住在一窄窄巷深处,院子不大,却充满文人气息。小院子里种了玫瑰、茶花、兰花,还有一株桂花树,还没到盛开时节,却已有隐隐清香飘来。陈老师在家穿得很随意,短裤

三尺讲台



最美的风景

王常婷

三十年前,刚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一所乡镇完中,也许是缺老师吧,没教学经验的我竟然被安排担任初三三年段语文老师。也许是心虚吧,那时的我总是爱“显摆”,就怕控制不住那些时刻在掂量老师轻重的学生。

为了显示自己很厉害,那些语文教材要求背诵的篇目,课堂上我都是不打开课本和教案,就凭记忆讲解课文,让一些学生误以为老师是天才,实际上只有我知道个中滋味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,为了讲解《出师表》,前一晚上,我背课文加注释到半夜。哪有什么天才,都是你愿意为此付出努力。到如今,年过半百的我,记忆力衰退,依然能够完完整整背下《出师表》,没办法,当年的“童子功”练下的。

后来的我教过初中和高中,刚教高中时,又当班主任,课堂上、生活中,与学生和同事相处的点点滴滴,至今记忆犹新。

作为高中语文老师,觉得当时学生国学基础不够,在出黑板报时,竟然将《三字经》抄了一黑板,让大家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摇头晃脑地背,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谁记得呢?

我觉得高中语文应该抓阅读与写作,便在每节语文课前安排了10分钟让同学上台介绍自己最近的阅读与心得。

伟斌讲的是小故事:火车站,火车已开动,三个提着行李的人跟在火车后狂奔,其中两个身强力壮的追上并爬上了火车,另一个在体能上稍逊一筹,随着火车的加速,只能远远地落在后面。可这个人望着远去的火车及其同伴,却拊掌大笑:“他俩是来给我送行的,我才是那要上火车的人!”……

这则小故事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想要做的是做什么。让当时的我们醍醐灌顶,让现在的我时不时就提醒自己:你想要做的是做什么?

志云在讲台上唱了《三国演义》的《临江仙》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。后来那届的高考作文题是与名著有关的,据说他在高考作文时就引用了这词,他高考语文成绩在全县排名中名列前茅,一雪他中考语文失利之耻,也成就了我在高中语文教学上的最高成就。

还记得不少女生上台时害羞腼腆却又努力的样子,如今她们在各个领域里都能落落大方展示自己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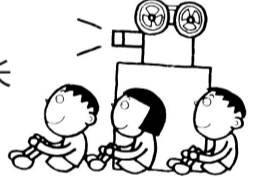
志龙还把同学在台上的各种表现写成武侠小说,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。可惜当年网络还不够普及,不然一定会火。

铜洲介绍的是他写的作文,写母亲提了一罐鸡肉来宿舍看他,大热天里,“母亲站门口流着汗,我吃着鸡肉流着泪。”听得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

那一届老师在段长带领下,我们以摩托车代步,把各乡镇的学生几乎访遍。当年的林老师(现在已是其他单位领导了,可依然热心)将我当年的许多老相片整理给我,这才发现,我曾有如此飞扬的青春。

感谢曾经的同事和学生,是你们让我明白人间值得。走上讲台31年了,回眸处,都是最好的年华、最美的风景。

教学相长



学生是我的老师

张美娜

当过班主任的都知道,这是一项考验智慧和情感的工作。把一个班级管理得艺术,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和体力。

刚工作不久,当了一届班主任。从初一年的懵懂无知,到初三年的逐渐成熟,我和学生们一起成长了。虽然过去很久了,但我一直记得第一届的班长。他是外地转来的学生,不知为何,小小年纪便有了沧桑的感觉。但,就是这样一学生,却让我看到了一种精神。他在第一堂班会课上说,从小到大,他都没有当过班长的感觉,很想竞选一下班长,好好体验一下当班长的感觉。同学们被他诚挚的话语和朴实的外表感动了,他成功当选。

在当班长的三年里,他以身作则,像个小班主任。班里有哪个地方脏了,只要看到了,他肯定会去扫;若有人忘了擦黑板,他一定主动上去擦,从不计较;课堂上,不管有没有人举手回答问题,他一定举手……这样的班长,让我打从心里感到骄傲。他的成绩一直都不算好,许多人难以理解,为什么我坚定地让他当班长,现在想来,是因为他身上有一股为梦想而拼搏的力量。

我一直是个爱哭的人,即使在学生面前,我亦从不掩饰。当班主任的时候,不知道哭过多少次,有生气的,有快乐的,但记忆最深的依然是那些幸福的瞬间。许是工作运气好,后来,我接触了一个神奇的班级。这个班级的所有学生都管我叫“娜姐”,他们中谁有比较难以言喻或比较尴尬、有趣的事,都会和我沟通一番,牢骚一番,打趣一番。更有甚者,说有我这样的老师,堪比“小妈”;于是,我坦然且幸福地当着“娜姐小妈”,分享他们的快乐与苦恼、秘密与烦躁……

有一天,爱秀爱玩的他们居然和我商量着怎么开个“课堂时装周”,一鸣惊人。我相信,当学生真正把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,效果会令人惊艳。我也非常期待这帮才华横溢的少年像演出一样地上课,我决定放手,当一名普通的观众。

“课堂时装周”之前,同学们已经自发邀请了家长和其他老师来观,他们踌躇满志,少年的意气风发一览无余。果然,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浓厚的兴趣引导他们怎么做、怎么做。当天早读,写字最好看的宣传委员率领宣传组布置好“Welcome to Our Fashion Show”的黑板报,良好的氛围感,使得所有人仿佛置身真正的时装周那天。

大秀,他们给了所有“观众”极大的惊喜;时装秀非常成功!此刻回想起来,竟难以言语形容。只记得他们走秀的时候,“朝气,才华,自信”扑面而来,这才是少年该有的模样啊!他们需要机会、需要信任、需要鼓励,给他们一个舞台,他们还我们精彩。

教与学,应该是两情相悦,而不是一厢情愿。这一刻,仿佛学生才是我的老师,是他们,给了我无穷无尽的灵感,让我懂得如何把每个人的优势尽情挖掘。他们不断汲取知识的热情,让我糅合一切,把眼界打开,把触角伸展。

生,还愁电费不成?”那女生眼角闪动泪光。后来她果真成了我的同行,我们时常联系,每年教师节都会互相祝福节日快乐。这大概就是教育的薪火相传吧。

带高中生家访又是另一番光景。常常是这样的情景:某个力气大的同学载着我,其他几个同学一路跟随,一家一家地走访。渐渐地,这个队伍会越来越大。罗溪的四季在我们车轮下流转:春季的映山红开得泼辣,夏日的榕树荫浓得像墨,秋天的稻浪翻涌成金色海洋,冬日的三角梅争相斗艳。孩子们在路上会互相打闹嬉笑,也会突然说些平日不敢讲的心事,这时恍然:原来家访的路,有时也可以是通往少年心事的密道。

后来有了汽车,家访的路更广更长。有时会和徐老师一起驾车到某些同学家里,把他们从睡眼惺忪中叫起床,惹得他们“敢怒不敢言”,但毕业后见面时,他们常常感慨:“幸亏老师当年抓得紧”。

如今通信方便了,微信一点就能视频。家校互动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我时常感慨:“幸亏老师当年抓得紧”。

这有一席话,陈老师儒雅的形象在我心里又高大了几分。

还有一件小事,我至今记得。那次班级组织去开元寺参观,回来后要求每人写一篇作文,体裁不限。我那时正迷恋古典诗词,就苦心写了一首七律交上去。没过几天,陈老师课后把我叫到一边,说:“你的七律我看了,有点味道。不过个别韵脚还要调一下。主要是有两处错了:一是开元寺石柱殿柱上的妙音鸟,不是飞天乐伎;二是甘露戒坛供奉的是卢舍那佛,不是唐僧。”我一听,脸顿时红了。心里感谢老师没当众指出,回去赶紧修改了诗。这件事让我明白,治学必须严谨,一点都马虎不得。

后来,我自己也做了老师。每当给学生讲《桃花源记》《醉翁亭记》《水调歌头》这些名篇时,总会不自觉以陈老师为榜样,认真上好每一堂课。

陈老师晚年依然坚守在教学一线。然而,令人痛心的是,因为一次意外事故离世。我们一群同学闻此噩耗,悲痛欲绝,为失去这样一位可亲可敬、温文儒雅的恩师深感痛惜。

时光匆匆,四十多年一晃而过,我也从青年步入了老年。但陈老师的形象,始终在我脑海里,久久不能忘怀。